



呂氏春秋

三

仲冬紀

季冬紀

季秋紀

季冬紀

二十

服部文庫
117
354
3



呂氏春秋第九卷

高氏訓解

宋邦久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虛中且柳中

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其日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其數九其并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六

水爲蛤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弱未能及

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

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

入于海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而長毛其色

此之謂也黃於月殺獸四圍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

也舉書五種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籍田

是月也霜始降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

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

墜戶嗟我父子曰為改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甸丁

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

合諸侯制百縣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橫五橫為鄙四鄙為采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

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獲擇也為將田故習肄

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於旒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

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

搢搢也扑所以教也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

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搏

來於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

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山林故伐林作

炭蟄蟲咸俯在宍皆墜其戶咸皆俯伏藏於宍墜塞

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慘故刑獄當者收祿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

到嗜芟魯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

親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兵藏殃敗民多飢室秋

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林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

火氣熱故兵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飢室鼻不通

也飢讀曰仇仇怨之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行春令

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

民解墮也木千金

三

三

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以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也故上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

以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也取民之所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

收所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

於是剪其髮擲其手以身爲犧牲用民命也旱不收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

夕必時雅至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貢職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

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紂常

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文王非

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

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

會稽之耻耻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

欲以滅會稽耻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

好色也耳不聽鐘鼓不欲聞音樂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

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歡心有甘脆不足分

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

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

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

大漬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

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來

善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

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僵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

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

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刃

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

一旦之死爭決旦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

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於吳也於是異

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

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

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齊莊子請攻越問

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

齊臣和子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莊子曰雖

曰和子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

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和子曰

以告鷓子鷓子齊相鷓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為故

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

知士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

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抱之

與鼓抱待鼓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

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為薛君號曰靜郭君劑貌

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

郭君證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

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

剗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儼

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

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旦暮然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

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也辭而之

薛與劑貌辨俱皆俱留無幾何留於劑貌辨辭而行請

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公往必得

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

止禁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劑

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

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

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顛涿視若是者倍反

顛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顛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

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

君今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泣一作而曰不可吾弗忍

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

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

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

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

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不

見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

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順靜郭君來

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

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

得已而受受為相十日謝病疆薛三日而聽許當是時

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也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走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之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

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而習之三年又請問於關尹子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已不求諸人故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已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返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

欺之而信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答

曰君之賂一作欲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齊湣王亡君於衛亡出晝日步

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亦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

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謂

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向踐五世之孫欲殺王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又惡其

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

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懼此

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其慈石故能引也樹相

近而靡或斬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

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襁負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

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蚌

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

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

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宋之庖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斲研斲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

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

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

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

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聞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

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而應乎

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第九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孟冬紀第十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危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

壬癸水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蟲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

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

律中應鐘其數六

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

一故曰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

六也其祀行祭先賢行門內地也各守在内故祀之行或

之肉先進賢屬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

水自用其藏也地凍也故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

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

是月陰壯故藏不見西頭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

服玄玉玄黑順食黍與蔬蔬水其器宏以弁宏大弁

閉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

四十六日而立冬故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

齋盛德在水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多是在是月也謁告也

迎冬於比郊六里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

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於是察阿上亂法

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

者匿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温服命有司曰天

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坳城郭

封蓋也令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籥固封壘壘讀曰移

高固也堅墜印封也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

閭里門關籥固

堅墜印封也

要塞

所以

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也塞絕踐徑為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也

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也營丘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

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壘塚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

是月也工師效功陳器按度程程法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也

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

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祖實解節所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之神於天宗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

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社先公

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龜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稷收其祀門

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上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

故勞犒休息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也犛習之不役使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試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

賦稅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兆民兆大數也天子曰以為天

子取怨于下稅歛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

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

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令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

暴疾之風陽氣炎温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行秋令則

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燠若之徵也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秋金氣干水不當霜日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

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

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凡生於天地

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

重其親也尊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能亡也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入之情不忍為也故有

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裸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

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相讀曰掘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

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

情善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靡者以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

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懈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肝以求之抽古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濫

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

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題湊之室室

藏也題湊復累棺槨數襲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濕

環繞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言卷一
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大輜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翼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僂蓋也翼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翼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

三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聚

林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寘阼也寘階阼階也若為都邑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一日瞬者謂人卧死覺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發也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爵祿故人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也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管下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善善令父之不孝子兄
 之不悌第皆鄉里之所釜亂者而逐之以釜亂食之皆欲逐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循治人事也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逼奪又視
 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蜚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之謂也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為樹也傳曰堯葬也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
有穀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
山此云於紀市九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
疑山下亦有紀邑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費也費財非惡其勞也惡猶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
 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葬於阪隰一作院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

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之者衆多厚葬之

少故宋未亡而東家相東家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

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

謂乎使見發掘之謂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

馮河馮河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

馬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一非也人皆知

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比方是非未

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而

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

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璜

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

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璜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

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歛而反用之肆

行非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徑庭

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

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

尹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楚越之

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惡謂丘

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

終不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

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

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

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

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

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其主俗主也不足

與舉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

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

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

稱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

名族族姓則不肯告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

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

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

一作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螫作網罟今之人學紆

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

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說民

說民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

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飴飴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

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躡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捷壯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徐益孫 張邦瑩 何三畏校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在

孟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冬律中黃鐘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

泉之下故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鶡鳴不鳴虎

始交鵠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大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噐宏以弁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

主地圖與民人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

故蟄伏者死民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疾以喪亡也

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闔

宮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省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醱

之酒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時則酒善也湛醴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醴煖也香美也

美也湛讀潘釜之潘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饍讀熾火之熾也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

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䟽食野虞

教導之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之也是月也日短至冬

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
五十五故曰日短至牽牛一度也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
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
也舟深遠也寧靜也聲五聲也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

成也芸蒿菜名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也荔馬荔也

挺生出也蚯蚓也結角也鹿角
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氣也
日短至則伐林木

取竹箭是月也竹木凋物又斤入
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
闕門闕也

象魏門閭皆塗
塞使堅牢也
築圉固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
夏火炎上故其

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
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

瓠不成國有大兵
也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不成有

大兵來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春

伐之也氣木生虫故虫螟食敗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
也逆也
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
也賢主說忠言也
不肖主反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况
人主無不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孟子曰致為暴劫之政也

故曰惡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
美成人時灌之

何益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則惡之灌以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

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

所為故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也願王察之也

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

得也忠愛君上紀奪隨兕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是以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瘠病瘠也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怒之怒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王果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也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汗辱者士之大者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

為樂生

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為故曰無為樂生也

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

北走也

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

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

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

言得之難

其患雖得之有不智

其患者當

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

吳王盪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

之無能殺之者

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惡安也

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犴執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

吳王為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

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

涉渡也

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梓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

幸活而汝

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

官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馬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禡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禡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禡者也桓公
 聞之曰衛之卒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兵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以殺害人故曰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也中藏聖也以外知

於聖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

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龍子州來而反

舜有不孝之行舜遂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

禹有淫酒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骨肉相殺以大兼小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之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辨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
 而巳染鼓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
 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
 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

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

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謔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毗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上謂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

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吕太公望封於齊太公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吕故曰吕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

封之於齊故傳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

曰齊大岳之胤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

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

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

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觀

也恒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讐為楚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吳起善用人為魏將

河之外謂比邊也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

名邑止車而詢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

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也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

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

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

公叔痤疾惠王徃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疾而出也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
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也此宿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

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也乳雉雉詩云雉之朝雉尚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噐宏以奔命有司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儼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儼以索

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天日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命其長也天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子自行觀之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復或作覆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

凍重累也凌陰此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命司農計耦耕事

之謂也計會也修耒耜具田噐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

耦合也書擊土鼓吹竽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乃命四監收

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

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

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次宿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于天次宿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

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

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於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將更始於正月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無所役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

性與周棄也享禮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

故使供之也牛羊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

典八法以御其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

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

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

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如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

林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義何難之避也臨患

忘利

道而用之

遺生行義

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

視死如歸

易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以其義高任大一國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大者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

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一國蓬伯玉故人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

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相蒲葦織屨屨

養其母猶不足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

門而辭

適也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也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與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今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貧文蓋登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餓其履菅菅而求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楊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大盜郢秦人之圍長平也長平坑其四十萬衆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逾而相食不辨其義其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一作靡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豪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倍百人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相借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特四時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產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

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續吾聞古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

也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

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

身故曰如此其重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梁夏失天下之主帝皐之孫帝

之孫帝乙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

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

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

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

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

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於猶厚也又况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

人西觀秦王意者秦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弘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

或作耻耻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為若人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諭公

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序意一作廉孝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自即位八年也歲在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濇大也灘循也萬物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園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也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盛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感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一作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也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

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得也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終

